

RANDOM 小
阅
读

新 英 格 兰 人 文 之 旅

A LITERARY TOUR
AROUND
NEW ENGLAND



杜 先 菊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新英格兰人文之旅

杜先菊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英格兰人文之旅 / 杜先菊 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 - 7 - 5495 - 6656 - 3

I. ①新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7057 号

出品人: 刘广汉 策 划: 魏 东
责任编辑: 魏 东 设计指导: 朱赢椿
装帧设计: 艺 冉 封面插画: 徐 妙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(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: 256401)

开本: 890mm × 1 240mm 1/32

印张: 10 字数: 200 千字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杜盛全、桂金桃

前 言

十多年前，我住在里约的朋友家，晚间无事，翻看书架。在科学和实用书中，我看到《名书的故事》、《姜夔词话》、《英美文坛杂话》等台湾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闲书。临走前，朋友说：

“那些书都是一个台湾人搬离时留下的。如果你要，就都拿去吧。反正我们也不看。”于是这几本闲书又被带到了北美。至今它们一直在我的书架上，供我随时翻阅。

在这个灿烂的冬日，我又收到另一本闲书——杜先菊所著的《新英格兰人文之旅》。爱默生，艾米莉，弗罗斯特，梭罗……将我带回新英格兰，那个我曾住过，并希望重返的地方。

新英格兰地区，特别是波士顿一带，是最有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区域，而康科德、莱克星顿以及波士顿一线更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战场，美国就是从那里走向独立。悠远历史、荟萃人文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，他们或隐居于湖畔，或行走于山林间。他们从斑斓之秋、洁白之冬、春花夏虫中汲取灵感，而同好之交叉将点滴灵感

化作涓涓溪流，嘉惠同代与后代的读者。在《新英格兰人文之旅》中，作者曾自嘲“我一向对马勒夫人阿尔玛·马勒感兴趣，自知低级趣味，却不大敢公开提起”。其实谁又不是既要读书更要读那本书后的人呢？

《新英格兰人文之旅》拼出了一幅令我神往的北美文学版图，而这一版图绝非炫耀博学。台湾出版的《英美文坛杂话》很吸引人，但却是编译而成，而这本书都是作者亲自访问后的随笔集。我真羡慕杜先菊得地缘之便，而此“便”不止地缘还包括了心灵和审美。杜先菊从书本上结识了邻居爱默生，其爱人和友人。聆听着马勒交响乐，她从马勒夫人的传记中勾勒出德奥以及欧洲百多年前的文化风貌。或拜访作家墓地，或近观帕慕克签名，《新英格兰人文之旅》所涵盖的文人不止于新英格兰地区，也不限于上个世纪。

在杜先菊的随笔中，我最感兴趣的是女诗人。在离群索居又单身的日子，艾米莉·狄金森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？她与爱默生的异同？西尔薇亚·普拉斯以“无眠”赋诗。我曾是失眠者，我理解的失眠是病态的冷色，而无眠的色彩比失眠丰富得多。无眠之夜可能是粉红色的，因爱而激动而快乐的无眠，如鸽子般诉说着的无眠之夜，但西尔薇亚的无眠之夜是一张布满麻点的碳纸，星星好似窥视孔。那张碳纸让我想起多年前我用刻钢板的复写纸，它既无纸的脆，又无绸布的爽，蹭在手上脏脏的颜色。诗人的《无眠》真是太暗太冷了。

除了宁静湖畔的梭罗，《摘罢苹果》的桂冠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，《新英格兰人文之旅》中还记述了相对大众作品的作家，其中多数作品已被改编成电影。比如《人性的污点》就是以麻州西部为背景，而《纯真年代》的作者伊迪丝·沃顿居住过的山峰庄园就在麻州西

部的波克夏。

如今《莫比·迪克》（《白鲸记》）已是家喻户晓，但多少人会注意到那本书是献给霍桑的？据文学史，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充满神秘意象，而那个时期的美国文学被称为浪漫时代。霍桑和梅尔维尔与英国的狄更斯同时代，从作品中能看出英国欧陆文学与北美文学之差别，而这些差别来自于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。狄更斯生活于复杂的传统社会，而梅尔维尔面对的土地广袤荒蛮，其笔下是“咆哮的大海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，和坚强执著、与大自然搏斗的捕鲸人”。他的笔触自然是激情澎湃！

我读霍桑的《红字》时还是少年，因出身不好，那时的我也戴着一个“红字”。然而，直到读《新英格兰人文之旅》，我才了解到，霍桑夫人索菲亚不仅是霍桑作品的“第一位读者，也是一位和善但严格的批评家。《红字》写成时，索菲亚反应强烈，霍桑说：‘这个故事使她心碎，让她头疼欲裂，只好上床休息——这就意味着，这个故事是一个辉煌的成功！’尤其是在家境困窘时，作为妻子的索菲亚对丈夫的一贯支持，对于霍桑坚持自己的写作生涯，是至关重要的”。

除了霍桑，我与纳博科夫和杰克·凯鲁亚克亦有地缘。我曾走过纳氏捕蝶的山道，也到访过他开笔写作《洛丽塔》的小旅馆。凯鲁亚克到达海拔一英里之城丹佛时，获得自由的感觉，反叛与冒险情绪强化了他初见西部大河山的激动。二十年前，我自东部开车首次穿越洛基山脉，过丹佛后，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悲凉却油然而生。自那之后，我无数次到过丹佛，但我却在那座城市里寻找着繁华。

诚然，真正的西部生活未如凯鲁亚克或纳博科夫西行般的浪漫，即便如纳博科夫和凯鲁亚克也因生存需要必须远行。杜先菊

又何尝不是？

我与杜先菊相逢于虚拟空间，交往于文学江湖。初识之际，她的人文素养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其后十年，我知道她除了“搵食忙”，依然保有形而上的乐趣。她行文十分机智俏皮，其作品获得广大读者大喜爱。如今她的文字集结成书，值得祝贺。

让我们静下心，读一读这本闲书吧。

杜欣欣

2014 年春节

目录

爱默生：康科德的圣人 / 001

路易莎·梅·阿尔科特：大女子，《小女子》 / 017

艾米莉·狄金森：花园中孤独的诗人们 / 031

罗伯特·弗罗斯特：美国的桂冠诗人 / 049

玛格丽特·傅勒：环绕爱默生的卫星 / 069

阿尔玛·马勒：搜集天才男人的女人 / 083

索菲亚·霍桑：霍桑的月亮女神 / 099

从电影中看亨利·詹姆斯笔下的人物 / 115

杰克·凯鲁亚克：在家乡和《在路上》 / 127

鲑鱼角和玛莎的葡萄园：跟着梅尔维尔去看鲸鱼 / 147

纳博科夫：纳博科夫翻译《奥涅金》的杂碎 / 155

西尔薇亚·普拉斯：诗人，女人 / 165

菲利普·罗斯：《人性的污点》/ 181

哈里耶特·比彻·斯图尔夫人：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/ 191

马克·吐温：身居北方的南方作家，妙语连珠中的深刻忧伤 / 199

梭罗和《瓦尔登湖》/ 209

阿卡迪亚公园和梭罗哲学：自然·进步，需求·贪求的吊诡 / 223

伊迪丝·沃顿：纯真年代的欢乐之家 / 233

傅聪：乔丹音乐厅 / 247

华侨看社戏：在约翰·汉科克中心看京剧 / 251

探戈坞夏季音乐会 / 259

肯尼迪家族与 USS JFK 退役：怀念美帝国的浪漫时代 / 263

哈佛大学：奥罕·帕慕克在桑德斯剧院的哈佛诺顿讲座 / 271

麻省理工学院：“美国政治的牛虻”乔姆斯基讲座 / 279

耶鲁大学：布鲁姆《天才们：一百作家 / 诗人马赛克拼图》/ 291

图书馆的乡愁 / 299

◆ 爱默生：康科德的圣人

爱默生（Ralph Waldo Emerson），是我从书中结识的邻居。我们家所在的街道上，有一座纪念碑，上面说，这一家的儿子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仗——康科德战役中第一个牺牲的民兵。常来常往的路上，是以爱默生命名的医院。梭罗曾经隐居过的瓦尔登湖，如今是我们春天踏青、夏日纳凉、秋天赏叶、冬日赏雪的好去处。

康科德镇中心的纪念碑广场，是爱默生当年多次发表著名演讲的地方。从广场往北走，右手是睡谷（Sleepy Hollow）墓地，那里的作家岭（Authors Ridge）埋葬着四位在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：爱默生、梭罗、霍桑和路易莎·梅·阿尔科特。

离开波士顿、剑桥，沿二号公路往西北方向开去，二十多分钟后，你就到了康科德。公路左手，你会看见一所医院，爱默生医院。从外面看去，四四方方，最普通的水泥结构，像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。相形之下，不远处的康科德监狱，红砖墙结构，古色古香，倒是要漂亮得多。

于是我就为爱默生感到委屈。堂堂的“康科德的圣人”，青史留名，

在老家得到的纪念物，竟是这么一座毫不起眼的医院。

2010年流年不顺，夏至一趟、冬至一趟，坐着救护车进了两趟爱默生医院。病床边守候着家人，却突然想到，若是爱默生时代就有这么一座医院，他的家人，有多少人能够得到救治。

爱默生十八岁的娃娃新娘艾伦（Ellen Tucker），新婚燕尔，就因肺结核而去世。爱默生远离人群，独自神伤。后来的一天，他突然挖开了她的坟墓。

爱默生毕业于哈佛神学院。他相貌堂堂，口才出众，毕业后就成为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。以他的教养和身份，做出这样似乎离经叛道的事情，令人惊骇不解。

没有人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爱默生一生写了无数的日记，却从不谈及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。打开她的坟墓以后，爱默生就辞去了他在波士顿教会的神甫职务。美国从此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。

多年以后，爱默生还是决定再婚。张爱玲翻译过爱默生写给未来的新娘的信，那封信平静，理智，不是一封情书，而是一个不太年轻的想结婚的男人，给一个不太年轻的女人，提出的公事公办的建议：

我的一个智慧的导师爱德门-柏尔克说：“一个智慧的人，他的话虽然是真理，他总把它说得不太过分，那么他可以说得时间长一点。”你在我心中唤起这种新感情，它的性质也许会使人害怕，却使我喜欢，它这种安静，我认为是保证它能够永久不变。

我在星期五非常愉快，因为我现在的地位仿佛是你家庭的

一员了，而我们彼此间的了解一直在增长着，然而我去了又来了，而始终没有说出一句强烈的话——也没有作过一次热情的表示。这并不是预先计划好的，我仅只是顺从当时的倾向，顺从事实。

有一种爱情，因为对真理与博爱感到关切，反而把个人放在一边，不断地暂缓实现个人的期望（其实这种期望或者也似乎是合理的），因而音调转变了，这样的爱我觉得它有一种庄严伟大。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抽象的爱人。

我是一个人，我憎恨并且怀疑那些高雅的过分的人；大自然，我们善良的养母，她利用最家常的愉快享受与吸引力将她的孩子们拉拢在一起，这家常的一切都引起我的共鸣。然而我还是非常快乐，因为在我们之间，最持久的联系是最先造成的；以这为基础，无论人性要生长出什么别的关系，都可以生长出来。

我母亲非常喜悦，问了我关于你的许多话，有许多问题都是我不能答复的。我不知道你可会唱歌，可会读法文，或是拉丁文，你曾经住在什么地方，还有许多别的。所以你看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必须到这里来，在战场上忍受她的询问的炮火。

在今天早晨的凛冽但是美丽的光明中，我想着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实在不应当离开康柯德。我必须争取你，使你喜爱它。我天生是一个诗人，无疑地是一个低级的诗人，然而仍旧是一个诗人。那是我的本性与天职，我的歌喉确是“沙哑”的，而且大部分全是以散文写出来。然而我仍旧是一个诗人——这里所谓诗人只是一个人，他能够感觉到而又挚爱灵魂与物质中的音乐，从尤其是——与物质的音乐之间相符之处。落日，树林，风雪，某一种河上的风景，在我看来比许多朋友都重要，它们通常与书籍分占我一天的时间。像康柯德这样的城市总有一百个，在

那些城里我都可以找到这些必需的东西，但是我恐怕普利茅斯不是这样的城，普利茅斯是街道；我住在广阔的郊野里。

但是这件事留到以后再说吧。如果我能够顺利地预备好星期四关于布纳罗蒂的演词，我就在星期五到普利茅斯来。如果我失败了——不能达到这人的“意象”——我星期四就说一点关于路德的事，那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偷闲来一次了。

最亲爱的，原宥这整个一封信里的自大。他们不是说，“爱情越多，越是自大”？你应当用同样的自大，用更多的自大作为报复。写信，写信给我。我还要请求你，亲爱的丽蒂亚，在这件事上也听从我鄙陋的劝告，不要去想眼前的事，让天风吹去你的消化不良症。

华尔多·E^①

利蒂安当时已经拿定主意独身一辈子。彼时稍有家产的女子，是不必一定要嫁人的；利蒂安却还是被说服，嫁给了爱默生。然而她和艾米莉·狄金森一样，也是疾病缠身，每天有几个小时走出她的房间，中午一点可能出去走一趟；我们说不清她究竟有什么病症，总之，她很难为爱默生恪守一个女主人的义务。

爱默生喜欢去树林里散步，也喜欢去外国旅行，去外地讲学，几个星期、几个月不回家。就算他并不是有意逃避家中的慢性顽症病人，起码，这样的旅行，能使他得到喘息的机会。

除了妻子疾病缠身，爱默生最好的朋友梭罗，最亲近的弟弟查

①《爱默生选集》，张爱玲译，第五章，《书信——寄丽蒂亚-杰克逊》（1835年2月1日，于康柯德），花城出版社，1997年。

尔斯，都死于肺结核。最令人心碎的，却是他的爱子沃尔多五岁三个月时沾染猩红热而夭亡。路易莎·梅·阿尔科特写过她八岁时见到爱默生的情形。沃尔多病了，路易莎的父母打发她到爱默生家里去询问沃尔多的病情。爱默生站在门口。

“孩子啊，他已经死了。”（Child, he is dead.）

孩子的夭亡使爱默生妻子的病情更加严重，从此她再也无法恢复。

这么多的疾病和死亡，爱默生的文字，却从来没有哀伤。这并不是他冷血；起码，我们可以肯定，失去他的娃娃新娘，他的兄弟，他的爱子，对他来说，都是无法抚慰的哀伤。然而，行诸文字以后，爱默生却超越了这些尘世的苦痛，闪现出乐观和理智的光芒。

爱默生是神甫出身，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，口才极好，但每次讲演，他都是要事先准备草稿的，他的大部分作品，都是为公开讲演写的讲稿。这些讲稿的风格，就是优秀的布道文的风格：沉着，向上，流畅，动人。

康科德镇是爱默生的镇。他的家，就是北桥附近的老庄园（Old Manse），他的祖父从自己家里的窗户里，亲眼目睹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。他自己后来的家，在离康科德镇中心不远处，和路易莎·梅·阿尔科特和霍桑的家是近邻。镇中心广场上，他曾经发表过演说，号召人们反对蓄奴制，反对政府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；死后，爱默生和梭罗、霍桑和阿尔科特也安葬在一起；镇上的墓地“睡谷”，因为有了他们几个，也成了景仰美国人文的崇拜者们拜访的圣地。

老庄园由爱默生的祖父威廉·爱默生建于1770年，离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北桥只有咫尺之遥，从楼上的窗户中，可以看见北桥。这所房子在后来一个世纪中，成为康科德的政治、文学和

社会革命中心。

爱默生和霍桑都在这座房子里住过，爱默生在楼上一间房子里起草了他著名的论文《自然》，霍桑则写了《老庄园青苔》，使这座老庄园青史留名。霍桑和他的妻子索菲亚结婚后就在这里居住，你参观时，仍然可以看见他们互相给对方写的情诗，有的刻在窗沿上，有的刻在玻璃上，是索菲亚用她的钻石婚戒刻上去的。他们的情爱，穿越时空，仍然栩栩如生，可惜不让拍照，但你可以从楼下的书店里，买到印有这些用钻石刻在玻璃窗上的诗文的照片。

老庄园的院前，是一片菜园，最初是梭罗为霍桑开垦的，后人重新在这里耕种，每年都专门有人种植时新蔬菜。我带父母来访问时，他们对历史、文学都没什么兴趣，倒是对菜园赞不绝口。我最羡慕的，是他们架的网，防鸟、防鹿、防松鼠及其他偷吃菜果的大小动物们。房子周围的院子四季开放，有多条小径从老庄园通向北桥和康科德河。

2005年8月，我第一次去参加了“康科德爱默生读书会”的活动。多少有些敬畏神灵似的，开读之前大家还安静一会儿，低着头听读书小组长说一段话，听起来酷似基督徒向耶稣祈祷，用的词很美丽，那种虔诚也让我感动。我只记得一句祈祷词：Let his Muse be our Muse（让他的缪斯成为我们的缪斯吧），要不是初来乍到装淑女，我肯定要抢一句：我主沃尔多，阿门。（Waldo My Lord. Amen.）

从那以后，和旁人说起，我都管这个爱默生读书班叫“查经班”。

我们那天阅读的是《伟人的功用》（“Uses of Great Men”）（选自《代表人物》，1850年）。印象很深的是，爱默生显然对当时科学的前沿发展了如指掌，提及了许多科学家，并援用了许多科学的新发现来论证他的观点。

所有的读书会成员说起爱圣人都是毕恭毕敬的，有一位简直是个活字典，考据冬烘，夹了几本泛黄的硬装书，随时查阅，无论说起什么来，他都能够马上找出类似的典故。

提起爱默生的女人观，他一定要强调圣人是女权主义者，还举出爱默生的《妇女》（“Women”）一文为例。我说我没读过这篇论文，但是，即便他的观点与今天有差距，我还是会“原谅”他的，因为每个人，即便伟大如爱默生之人，也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云云。“原谅”一词令老头子大受伤害，在他眼里，爱默生毫无瑕疵，哪里用我来原谅。

不怪我读 Hawthorne（霍桑）和 Thoreau（梭罗）时发音有困难，这帮人读起来也是南腔北调，每个人的发音都不同。我看的八卦多，这些前人的思想精髓没有掌握多少，倒是传记读得仔细，将他们七姑八大姨的摸得门儿清，查经班同学们一定当我是小报记者。

读书读到像这样对作者顶礼膜拜，在我看来，便有些匪夷所思。加上俗事繁忙，后来我就不去了。他们却热心厚道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新面孔，将我的照片在爱默生官方网站 www.rwe.org 挂了多时。

从那以后，这个网站不断发展，爱默生所有的著作，包括日记和书信集，都陆续贴了上来。康科德图书馆里还有特别搜集部，收藏这几个康科德作者的专著。刚开始读时还时不时有些心得，很想说出来，待网站上资料源源不断地增加，再看一看图书馆里一排一排书架上都是他们的书，倒反而如释重负：书海无涯而此生有涯，让专家们啃那些书本、写学术论文去吧。

大约也是受了爱默生读书会的影响，我也成“爱默生原教旨主义者”了，在网上读到钱满素介绍爱默生个人主义的论文《个人主义在现代思维中的意义》，长篇大论，东诌西释，我不禁腹诽：你